

青春的極限

蔡耀鴻

——唉！似乎我們註定要分手了。

說實在的，我打從心底就很喜歡妳，妳在我心目中長得如天使般的美麗，而我提出「分手」並不表示我愛妳不夠深，只是我覺得我們之間的愛已經「Cool」下來……所以我才要求分手，因為……

——嗯！妳不要訝異。這整個事件要算是我的錯

（我必須作出很懺悔的表情），老實跟妳講，在和妳好之前，我……我已經有要好的女朋友，我覺得她是比較適合我……！妳不要生氣難過，我不是說妳不好，只不過是我倆大概沒有明天吧——以後會沒結果，而且在一起不好相處。

——我不是要玩弄妳的感情。

記得那時找妳跳舞，純粹只是想玩樂一下，沒想到我一時興起，就「貼」了，而妳也

實在太天真了，從此竟把我當做是男朋友——妳的初戀情人，而我也不知怎麼搞的，就陷進去啦。我想過我不是要欺騙妳，更不是愛情騙子，我自己都付出了我的感情，這妳就不能怪我。（這時我就要裝做無辜而且理直氣壯的樣子。）

——我想這正是男人的弱點吧！

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拒絕妳，看妳如此單純，而且剛開始我只想和妳交個普通朋友

，沒想到一下就變質。希望妳原諒我，我心裏還是愛妳的，我會永遠記得妳的，妳有好多的優點，以後一定還有更多的男人要追求妳，妳會找到比我更好的人。我是愛妳的，爲了妳的未來，我想分手好了。

（這時候，她準會開始——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掉下兩行眼淚。）

——妳不要哭嘛，這樣會



7/2
LCHY



哭壞妳那漂亮的臉孔。

我跟妳講，「分手」在人
生中只是小事一件，妳不必那
樣傷心，妳看我……我把它當
做是小事而已。……妳知道嗎
？今日的分手對我們來講只是
一場小災難，和全國十億同胞
所受的大災難是不能比較的，
妳知道嗎……

嗯！今後我們所要擔負的
任務就是光復大陸國土，解救
大陸同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來告慰我們分手之靈……
萬歲、萬歲、萬萬歲……

「他媽的shit！」我伸
伸懶腰，順便拿起橘子剝著吃
，「真是無聊透了，連編個分
手的藉口，也能像小學生那樣
編到『八股』裏頭去，真絕。」

我遲疑著，「真不知怎麼
搞的，最近老想這些和小玲分
手的話，嘍，面對兩個實在應
付不來。該怎麼辦呢！」

「捨小玲、留阿華吧……

：明天遇到小玲就講清楚吧。
好！就這麼決定。」我用力把
橘子的子吐入垃圾袋中。可是
又想了下，「不太好吧，這
樣做未免……我想明天先去找
黑狗談談，看他有何主意再說
。」

已經是半夜一點了，絲絲
的冷風從窗隙縫中透了進來，
我趕緊躲入被窩。「睡完再說
吧！」

隔天找到了黑狗，說明整
個原委。

「這簡單！」他露出一付
老手的姿態，帶著譏諷的眼光
狐笑著。

他燃起支「三五」，若有
所思。

「噯！你看好。」他吸口
煙，嘴動了一動，他就慢慢地
……吐出陣陣的煙圈，像是化
學課本上所提到的電子軌域圖
形。「看，這我只練幾天，夠
厲害的吧！」

「少來，我下午要見她，
你這個情聖就快表示點意見嘛
。」

他不急不忙講了些道理方

法，「不過我認為你不要分手
比較好，多多益善嘛。像我呢
，現今少說有十個以上的女友
。」他露出驕傲的表情，然後
又正經的說：

「你如果要分手，今天就
快點講，不然愈拖愈久，不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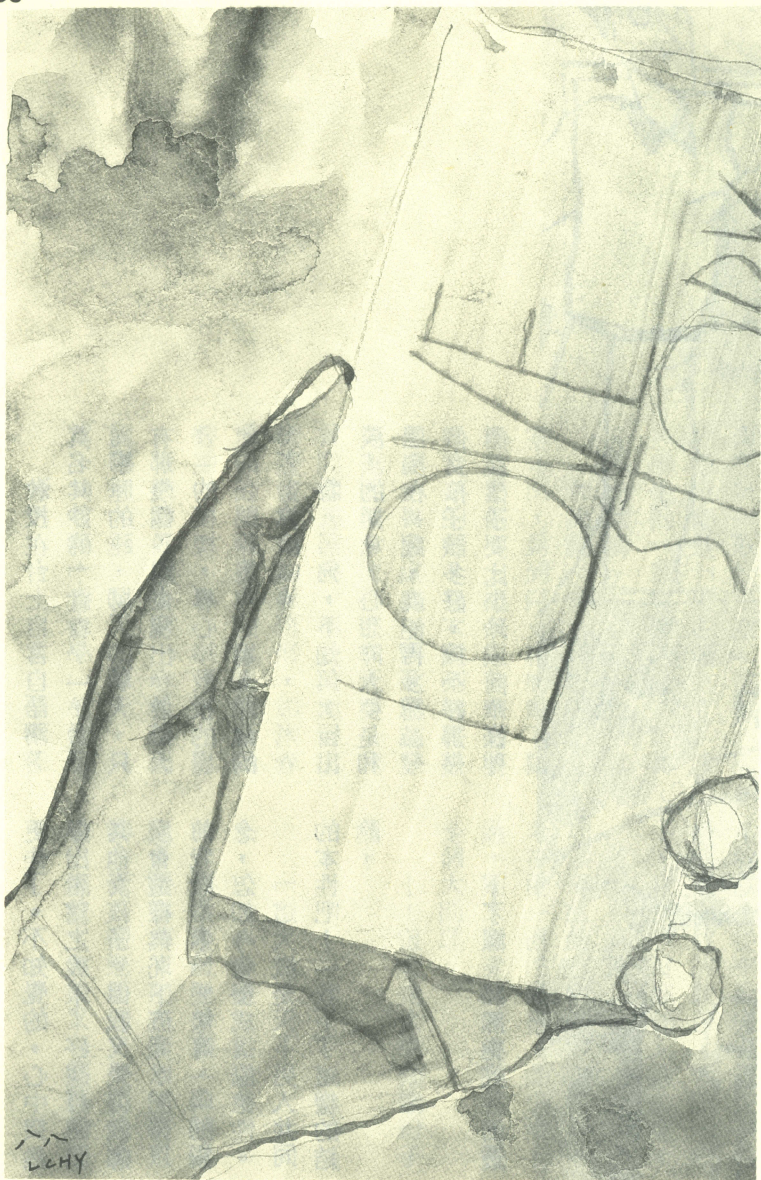
聽了黑狗的話，我打定主
意，決心要講。

在約定的地點，望著左右
來往的行人，搜尋她的影踪，
而雙手似乎不太對勁，不知所
措。心裏一直盤算著種種藉口
，準備著用背台詞的方式（就
像昨晚想的一樣，當然要去除
最後一段）完完全全的表白出
來。

等了十多分鐘，只見她遠
遠步伐輕盈笑著走過來，我倒
是有點緊張。

「健，久等了，走吧！」
她愉快的拖著我走，「我今天
好高興。」

「我……呀！想分……」
話正要說出口了，竟又吞了回
去，「先去買電影票好了。」



我真想立刻表明態度，但是看她那麼高興……真是的……算了！看完電影再說。

她邊走邊像連珠砲大聲對我說她遇到的鮮事，害我沒有表示的機會。

買了電影票，她突然擺出正經姿態，「我有說跟你說。」

我頓時楞住，「她不知道要講什麼，是不是也要分手。」

腦中閃過這念頭。

「我跟你講，昨天我叔叔送我禮物，都是從日本帶回來的。其中有個鉛筆盒，很漂亮，我想送給你——我最喜歡的人。」

她有點羞赧的從手提袋中掏出鉛筆盒（的確很漂亮）遞給我，要我收下。

「這……」我實在沒辦法拒絕或表示什麼，只好收下鉛筆盒，她順勢緊靠著我。

「謝謝妳，妳真好。」心裏感到輕鬆極了——看來是沒

機會說了，看她那麼高興……還是算了，別提分手，繼續拖下去吧。

只感到最初編織的藉口如今都已如同煙消雲散。

「昨天我叔叔又請我家去吃牛排，那牛排好貴，一客六百多塊，好好吃，我們又吃了……」她忙於講著昨天吃過的種種食物，以及她的禮物。她一五一十的細說著，我只好笑著傾聽。

冷風徐徐吹來，我把她摟緊些。剎那間，我想到了阿華。

「我還年輕，心情還不定……」唱片行一直放這首歌，讓我感到心有戚戚焉。

走到戲院門口等待入場，無意抬起頭來，看見天上陰雲層層疊在一起。又望著西門町的街道上，人山人海。再看看小玲，她還是不停的講著。

我突然感慨以前心中所抱持救國淑世的那種雄心大志和抱負理想，為何到現在都已消失殆盡，尤其考上大學之後。如今的我怎麼變得如此這般俗氣呢，每天和這些女人談論都是百般無聊的瑣事——每天吃

了多少飯喝了多少水，不然就陪她們逛街跳舞，無法談論大事。

「真差！」我暗罵自己。

又是一天的開始，早上到學校上課。

黑狗跑來大聲問我：「你『分手』了沒？」他分明要糗我。

「小聲點，」我望望四周，徐徐說出，「沒有。」

本以為他會責罵我不用他的招式，可是他帶著嘲笑的口吻說：「齊人之福比較爽吧！」

我苦笑了一笑。他坐到我旁邊。

「你知道嗎，昨天晚上我跟老鳥去地下舞廳跳舞，有夠爽。」

「怎麼啦！」我問他，「又有豔遇了？」

「沒錯，昨天跳得好爽。認識三個女孩子長得真是正點，身材很棒，我和老鳥還邀她們跳貼舞，真爽，還好沒穿體育褲，不然就穿幫了。」黑狗猥褻的笑著。



教授在台上自言自語講著莫名其妙的「社會學」，台下同學睡的睡，聊天的聊天，只有那幾個K棍表現出「聆聽天音」的模樣，專心捧教授的場。而我則捧黑狗的場，聽他的「豐功偉蹟」。

看著黑狗，不知何處冒出淡淡的妒意，心想昨天要是和黑狗在一起，就能再多認識幾個女孩子該多好，搞不好那幾個女孩子要比小玲或阿華條件

更佳了。不知覺的，心中突然爆出希望之火——好想再認識其他女孩子。但我又覺得我怎麼會這樣無恥下流呢？記得以前我最推崇「愛情專一」的觀念，怎如今會變成這副德性。「這大概是天下男人共同的本性吧！」我下了這樣的結論。

下了課，和黑狗到外面透

透氣。遠遠見到阿炳從校門口小跑步直衝過來，他頭髮散亂，一臉無精打采，八成又是熬夜打麻將。

「早啊！阿炳，又自摸了。」黑狗拍他肩膀，他作勢一偏，黑狗也裝了個踉蹌。

「去你的，昨天打麻將累得要死，還被糊好幾次，真衰。」阿炳甩甩他的衣服，提著書包，便大搖大擺走入教室。「我看阿炳大概是『麻將

系』的，每天打不停。」黑狗望著他的背影兀自說著。

「你哪，你也是『舞棍系』的高材生，整天還不是往舞廳跑。」我順便反諷他，黑狗聽了倒是自得其樂。

上課鈴響，又是另節課的開始。

看去阿炳的座位上，他也不顧教授離他就只有二排遠，便趴在桌上呼呼大睡。我瞬間感到他可憐，不只是他，連黑狗、我以及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是可憐蟲。記得金耀基在「大學的理念」中提到大學生應當要以研究學問、探求真理為主要任務，以期本身在人文素養、道德規範和學問知識能學有所成。如今從束縛我們十二年的枷鎖掙脫出來，雖然重見海闊天空，可是「捨我其誰」、「救國救民」曾經是少年時的理想壯志，早已湮沒於擾人震耳的舞曲音樂中，從男女私情的甜言蜜語旁細聲溜過，同時也被牌桌上的麻將「碰」到一邊休息去了。

——我真是個低俗、現實又可憐的糟學生——我暗嘲著自己。